

2025年全国“最美教师”水柏年——

扎根海岛教育的“红树林”

改变苍南县沿浦湾生态的红树林一隅。

■ 本报记者 林婧

在浙江省最南端,温州市苍南县沿浦湾数十平方公里的肥沃滩涂上,蔚郁的红树林摇曳身姿。

这一簇簇的绿离不开一位人民教师,学生们口中能推心置腹的“水伯伯”,渔民口中能带来福气的“水教授”——浙江海洋大学教授水柏年。

扎根海岛教育35年来,水柏年探索建立五位一体教学模式,出版全国高校水产类规划教材,将繁杂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学生心中的海洋意识,历经22年,助力浙江海洋大学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跻身软科2024中国大学专业排名第2位。他指导造林4830余亩,修复沿海海洋生态,将咸涩的海水转化为滋养生命的甘露,助力两万余名渔民实现共同富裕。

今年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公布2025年全国“最美教师”,共有24人和1个群体代表上榜,水柏年是浙江唯一入选者。

“我只是为了让更多学生能有更多受益,才不断去摸索教学、开展科研,这是作为老师该做的事。”对于这份殊荣,水柏年打心底里高兴,却很谦虚。他认为,教育的力量,就是让“不可能”变为“可能”。

田埂少年的海洋梦

海洋,是水柏年从小向往的蔚蓝世界。

他出生于金华兰溪的一个农村。一天晚上,学校组织观看露天电影《第二个春天》,还是小学生的水柏年也去了。50年后,他依然清晰记得其中的一个片段:主角和友人沿着海岸线行走,海浪拍打在沙滩上绽开白色波纹,远处天空与大海相连,望不到边际。

“怎么能这么美!”大海轻易地占据了一颗童心,引领着水柏年不断追寻着自己海洋事业的蓝图。

读中学时的水柏年自认不是个聪明学生,便在学习上花费十倍、百倍的努力。早上四五点就摸黑起床,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自习回家,连家人的面都见不上几回。到了冬天,只有单薄布鞋的他就在教室里跑了再坐下学习。就这么跑着取暖,度过了一个个冬天,直到“三好学生”奖状贴满家中墙壁,水柏年终于如愿考入山东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渔业资源与管理专业。

1990年毕业后,水柏年来到浙江水产学院(今浙江海洋大学)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通过一堂堂生动的专业课和一次次丰富的实践调研,身体力行地将海洋意识根植于学生心中,点燃他们探索海洋的热情。

2014年,这份热情落在沿浦湾,并在往后10年里创造了一个绿色奇迹。

当时,水柏年和团队开展浙江省沿岸海域潮间带底栖生物调查。刚到苍南沿浦镇,水柏年便了解到当地生态退化导致贝类“发病率”和紫菜“烂菜”问题已困扰渔民10余年。

“教授你看怎么办?”沿浦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陈诗凯,从2010年开始一直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生态治理,但收效甚微。

“种红树林吧。”水柏年提议。红树林被称为“海洋卫士”“地球绿肺”,有着强大的生态恢复功能,而苍南有浙江少有的南亚热带气候,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红树林是什么?”“怎么种红树林?”见陈诗凯等人面面相觑,水柏年决定在沿浦湾上一堂“公开课”。几天后,村干部、村民代表将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望着百余双渴求的眼睛,水柏年一口应下红树林种植项目,当天便沿着沿浦湾开展实地考察,对滩涂高程、开口朝向等条件进行分析,最终确定先在沿浦湾北面试种10亩。

刚刚栽种的红树幼苗不过20多厘米,却在一年后顽强地活了下来,长出了上百片树叶。这给了水柏年和当地渔民信心,2016年一口气种下了750亩。

就在大家以为进展顺利时,2018年超强台风“玛莉亚”来了。听到消息时水柏年正在杭州参加会议,晚上担心得睡不着。台风过境的第二天,他便赶到沿浦镇查看损毁情况:几处滩涂80%的红

树林已不见踪影,而幸存的红树林有的被吹折,有的则被连根拔起,粗略估算起码有一半被损毁。查看定损的路上,水柏年一直很沉默,“看着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陈诗凯回忆道。

但他们让红树林扎根沿浦湾的决心却未改变。经过2019年、2022年两次补种扩展,如今沿浦湾的红树林面积已超1600亩,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北缘红树林。当地紫菜年收也从1到2茬增至5到6茬,渔民亩均收入从不足千元跃升至1.3万元。“社会需要的研究才是我最该去做的事。”在水柏年看来,为渔民兄弟解决具体问题令他更有成就感。

不久前,陈诗凯与他分享了沿浦湾的近况,点开照片的那一刻水柏年欣喜不已:退潮的滩涂上,几位妇女正低头赶海,肥硕的蛏子堆满了脸盆,一旁两只前来“讨食”的白鹭近在咫尺——如此和谐共生的画面,正是水柏年心中那片理想的蔚蓝。

一句“要争光”守了30年

将水柏年一把推上讲台的,是其恩师王成海。

1989年,即将升入大四的水柏年遇见了刚从国外博士毕业回国任教的王成海。他学识渊博、讲话风趣,学生听他的课就像欣赏优美的钢琴曲。水柏年如痴如醉地听了半年,对他愈发佩服。王成海是浙江淳安人,亲切地称呼水柏年“小老乡”,一来二去两人愈发亲近。

1990年本科毕业时,水柏年面对三份工作难以抉择,将心中的纠结告诉了王成海。眼界开、视野广的王成海为他逐一分析形势,最后总结道:“这些地方都不适合你。”接着为水柏年写了一封推荐信,鼓励他前往自己的母校浙江水产学院任教。

水柏年心里明白,王成海对成绩优异的自己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续读研深造。多年来他一直铭记着毕业前王成海的叮嘱:“水柏年,你到我的母校去工作,你要做一个好老师,要给我争光的。”

没想到,这一别便是永别。一年后,王成海在一次海洋资源调查时,为营救潜水调查遇险的同校教师不幸遇难。那时电话尚未普及,水柏年过了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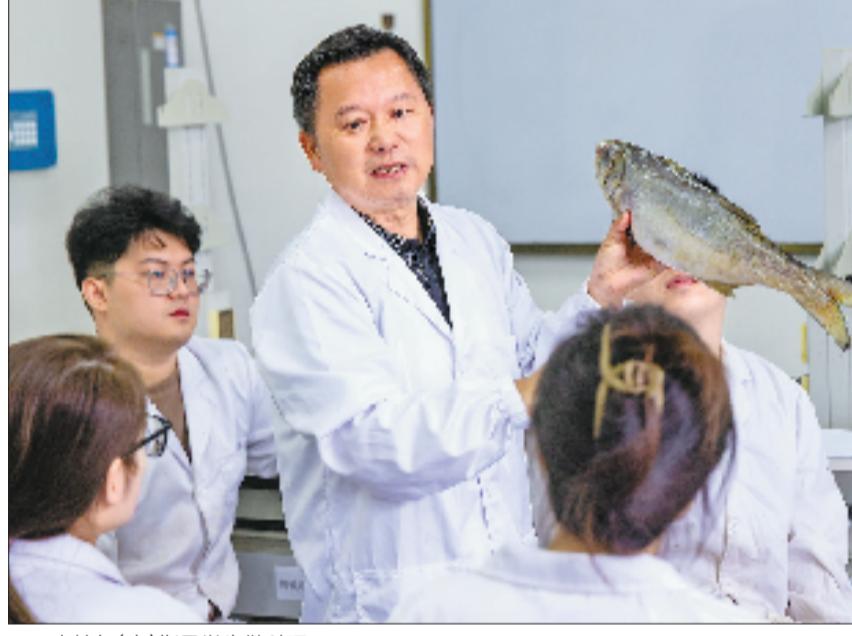
教育的力量,就是让“不可能”变为“可能”。

——水柏年

人物名片

水柏年,浙江兰溪人,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方面的教学科技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现任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修复专家库专家、自然资源部海域使用论证专家库专家。

他主编出版省级重点教材《鱼类学》《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价》《系统鱼类学》等,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及厅局级等科研项目近30项,论文、专著共100余篇(部),201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水柏年(中)指导学生做科研。

些日子才在一位青岛同学的信中得知此事。

“如果没有王老师,我或许会走错路。他是我生命中的恩人、贵人啊!”提及王成海,水柏年情绪翻涌,声音微颤,言语中尽是痛惜与追怀。这也让他真切地认识到,一位好老师更是学生的人生导师。

水柏年暗自决定,要把王成海的精神传承下去。他沉下心来一点点打磨自己的课堂,先是把鱼类标本带入课堂,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直观地认识不同鱼类的形态特征。发现效果不错后,他把自己的课堂直接搬进了生物实验室。“原本理论课和实验课是时空分开的,现在我把它们融

合了,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但水柏年仍然不满足,工作之余他不断思考着如何改进教学,利用碎片时间,他反复咀嚼自己课堂的每个细节,捕捉一个个教学改革的灵感:发现学生们测量鱼类体长时,直尺总会在鳞片上打滑,水柏年找木匠定制了特别的教具“量鱼板”,将尺子嵌在了木板上,只要将鱼的头尾在板子上放平就能准确读取数据;发现学生们互动不强,他便将课堂最后一个环节设定为小组讨论交流,并随机抽查学生进行汇报,以翻转课堂的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30余年来,“生物标本+PPT+翻转课堂+视频+实践”五位一体

教学模式已然成熟。其间,他主持教改项目20多项,发表教改论文8篇,编著专业教材6部。

“教学既讲技术又讲艺术,同样一个知识点我们结合多媒体技术,艺术化的语言表达和视觉呈现,就能让学生更高效地获取知识。”一提起教学,水柏年便滔滔不绝。最近,他计划积累一批清晰度更高、细节更多的专业实验操作视频,“教育改革是无止境的,说不定未来我还能搞出‘六位一体’。”

水柏年还主动担起青年教师“传帮带”的责任。团队青年教师胡成业曾一度困惑于如何在科研与教学之间抉择。水柏年直言:“作为老师,我们的首要责任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是反哺教学的,所以你两手都要抓。”

理工科毕业的胡成业起初只能依葫芦画瓢、照本宣科地讲课。“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刚开始把一堂课讲得稀碎。”当时他与水柏年合上一门鱼类学专业课,轮到胡成业上课时,水柏年就在下面旁听。每次课后两人复盘讨论,详细到一个知识点该如何展开、举哪个案例更能吸引学生。整整两年下来,胡成业才算出师了。

与环境专业,2008年开始,每年水柏年都会主持一次“资环专业大学生涯大讨论”。

大学四年的课余生活如何安排?情感问题如何处理?未来规划如何设置?水柏年搭起平台让学生们自由讨论,再邀请优秀校友代表和国内外知名行业专家现身说法,指导学生的职业规划、大学学习及创新研究,同时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

与水柏年共事近30年,当时负责学院学生工作的虞浩臣也是“大讨论”的常客并为之频频点赞。在他看来,形式丰富、氛围热烈的“大讨论”是最好的生涯规划课程。评价起老同事,虞浩臣脱口而出:“每一届学生都叫他‘水伯伯’。”

学生起这个外号是因为“伯”与“柏”字同音,因为水老师把学生当自己家人,因此不知从哪年开始就称呼他“水伯伯”了。叫着叫着,“水伯伯”成了学生民主投票推选的学校首届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从教以来,水柏年从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尤其关注经济困难、心理困扰、学业困难的“三困生”。有一位云南来的学生,因为受不了舟山冬天寒冷的北风,失去了学习的热情,水柏年就把自己的被子、棉袄都借给学生御寒,鼓励他坚持下去。毕业后有商业头脑的他,回到普洱做起了生意,现在事业发达、蒸蒸日上。

了解到一名广西的学生家中艰苦,依靠救济维生,水柏年自掏腰包面向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部分班级设立了“资环基金”,同时资助他和多名学生完成学业。几年后,该学生返乡创业成功,不久前还来舟山谈了一单游艇生意,平时常带家人前来看望水柏年。

“学生眼中的大事有时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件小事。但在他眼中,学生的事都是首要的大事。”胡成业钦佩水柏年的胸襟与情怀。

只要有学生来办公室找水柏年,他肯定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耐心听完学生的话;得知学生的读博意向,他像家长一样带着学生拜访导师,亲自为学生指导备考;逢年过节,他还同家中长辈一般为学生们发红包……

一声声亲切的“水伯伯”,是学生们发自肺腑的信赖和敬重。它是最美的头衔,也是水柏年的教育生涯中最深刻的烙印。

一声“水伯伯”是学生最大的肯定

在水柏年办公桌的一角,摆放着一张小小的“中国好老师”奖状与一座嵌满全班合影的水晶杯——这是他当班主任带的最后一届,2020届资环专业毕业生为他颁发的荣誉,是他心中至高无上的褒奖。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随着教龄的累积,水柏年越来越觉得教育比教学更重要,“学生就像是一列火车,我们的工作是为他们扳轨道。”

为此,水柏年几乎天天“泡”在学校,早上6点多到校,直到晚上10点后才离开。2020届资环专业毕业生朱岚倩记得,当时同学们在定海校区上课,水柏年在长峙岛校区办公,两个校区相差十几公里,但他坚持每周陪同学生们上三四次晚自习,并为他们辅导课业。尤其是事关毕业的英语,他还会特地布置英语作文给薄弱的同学,并一一为他们批改订正。

为了让大一新生深刻了解海洋资源



水柏年教授(左二)带领团队在沿浦湾开展红树林生态调查与研究。

记者手记

仓库里的办公室

■ 林婧

到舟山采访,水柏年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实验教学中心二楼,一个贴着“仓库”标识的房间。

一开门,入眼便是好几排冷灰色的置物架,上面摆满了仪器设备,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紧贴墙壁的另一侧则是一个立式冰箱和一个两米长的大冰柜,里面冻着水柏年珍藏多年的鱼类标本。

“实验室空间有限,放不下的仪器设备都搬到了这里。”水柏年怕给学校添麻烦,没有专门申请办公室,而是在这个仓库里用书架隔出了几平方米空间当作办公室:一个破旧的长沙发和一个矮柜充当的茶几组成了会客区,一张折叠床和整洁铺盖就是休息区。

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也能看出水柏年日常的简朴。书架上或横或竖摆放着四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号行李箱,有两个已经积了灰。水柏年解释说,自己总是等一个行李箱彻底坏掉后才买一个新的,但旧的舍不得扔,就充当办公室的收纳箱。

更多的是学生们送给水柏年的礼物。他如数家珍,自豪地为我一一介绍:大冰柜上,编制精巧的手工花是不久前毕业十几年的学生送出的60岁生日礼物;书架上,桃木色的相框是几年前一位学生在毕业临行时送出的合影,相框旁的水晶杯是曾经的毕业班送出的大合照……桃李之情装点着这间陈设简陋的办公室,一切都变得熠熠生辉。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